

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

【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书系】

心底的一个秘密

盛永明

著

领略纯朴的民风民情，
体验别样的童真童趣，
在如雨如烟中感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
和无穷乐趣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金窝银窝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


【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书系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
心底的一个秘密



藏书
盛永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底的一个秘密 / 盛永明著. — 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3. 8
(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书系)

ISBN 978-7-5414-6042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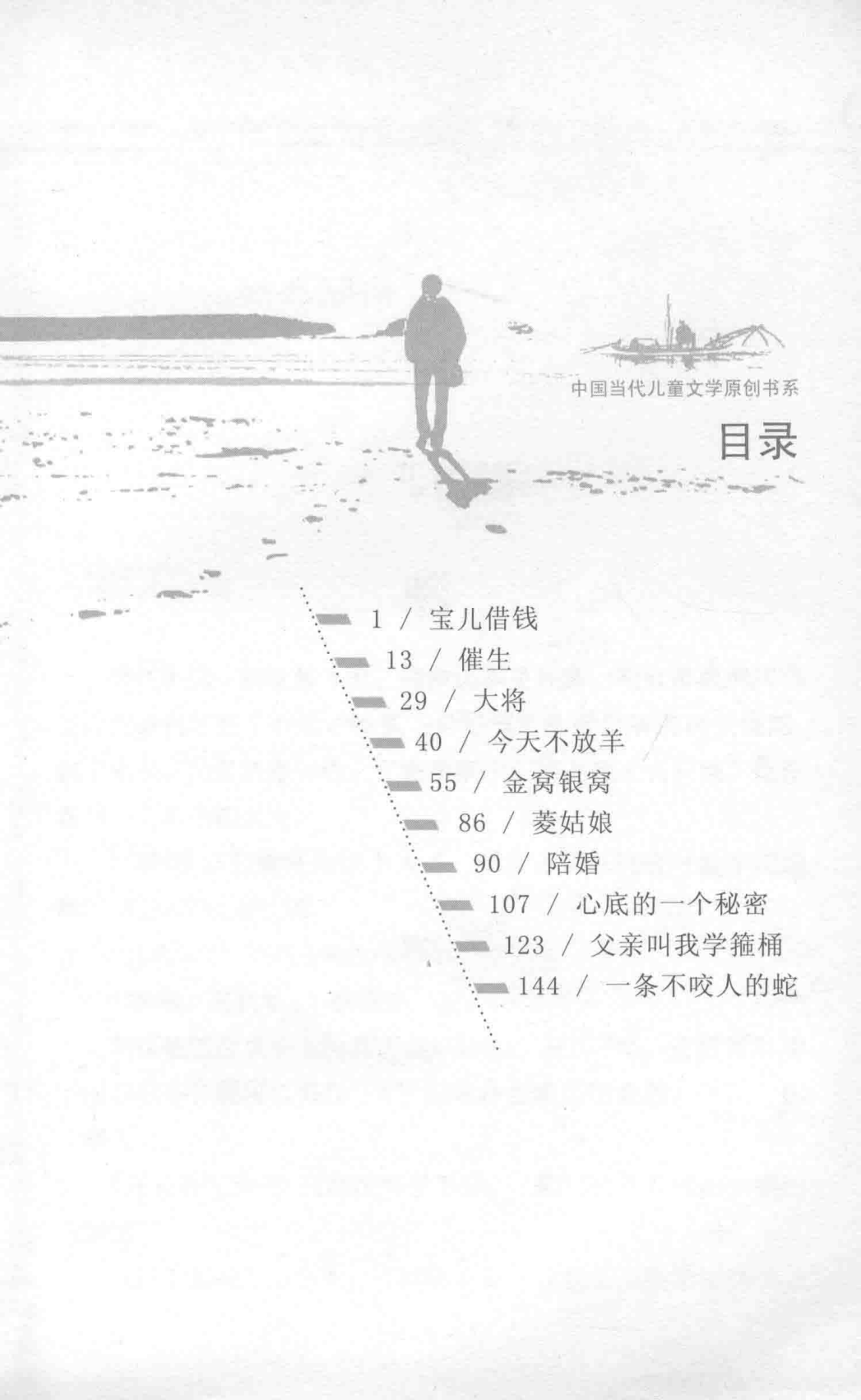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心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2793号

丛书名	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书系
书名	心底的一个秘密
策划	李云华 程舟行 贺 惟
作者	盛永明
责任编辑	静 怡 贺 惟
装帧设计	五谷杂粮
责任印制	郁梅红
出版发行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E-mail	cgcb@public.km.yn.cn
发行部电话	0871-64186745
邮编	650034
排版	昆明西恩照排有限公司
印刷	昆明锦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880×1230 1/32
印张	5
字数	80千
版次	2013年8月第1版
印次	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14-6042-5
定价	15.00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原创书系

目录

1 / 宝儿借钱

13 / 催生

29 / 大将

40 / 今天不放羊

55 / 金窝银窝

86 / 菱姑娘

90 / 陪婚

107 / 心底的一个秘密

123 / 父亲叫我学箍桶

144 / 一条不咬人的蛇

宝儿借钱

一

娘在医院一躺就是九天，病情仍不见好转，我曾多次询问医生，我娘到底犯了啥病？咋就不见好呢？给娘看病的医生姓刘，四十来岁，他老是那句话：正在观察中。早上我又去找他，他正在与一个护士聊天呢。

“刘医生，我娘住院快十天了，到底要观察到啥时候才能确诊？”我站在他面前问。

“几床的？”刘医生收起笑脸。

“16床，是我娘。”我答道。

刘医生抓起桌子上的病历记录册翻了翻，“哦，待后天肝功能报告出来，就可以确诊了。”说完合上病历记录册，继续与护士聊天。

“还要等三天？”我站在那里不走，“你们这样会延误我娘的病情的。”

刘医生见我不走，说：“治病不是闹着玩的？俗话说病来如



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你得耐心等待，其实医生的心里也挺着急的。”

回到病房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娘脸色蜡黄，颧骨凸起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……

自从爹进城打工，娘又要种地，又要给奶奶治病（直到去年三月去世），所有的重担都落到她肩上，十天前终于在田间晕倒了。给爹去信，爹咋还不回来呢？要是娘有个三长两短，咋办呢？

二

下午，护士又来催缴医药费。大牛娘见状，连忙将护士拉到走廊里。这次娘生病，大牛娘像亲人一样照顾娘，前天她回去收稻子，今天又过来了。大牛娘也是一个苦命人，大牛爹十几年前就去世了，大牛考上大学在城里安了家，家里只剩下她。如今我们两家人相依为命，都成一家人了，娘要我长大了就像亲娘一样对待大牛娘。我也急忙跟出去。护士拿出单子，“你们现在已欠医院 1100 块钱。”说着把单子交给我。

看完单子，我说：“护士阿姨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”

“不行，这是最后期限，如果再不交，医院就要给病人停药。”护士板着脸说。

“姑娘，你就行行好，他们母子俩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母亲病倒了，儿子还在上学，一时半会上哪里凑这么多钱？你就再宽限几天。”大牛娘在一边说。

“这是医院的规定，如果每个病人都这样，那医院还要不要开了？”护士口气生硬，没半点商量余地，说完撂下我和大牛娘走了。

“宝儿，要不这样，我回去拿，”大牛娘见我拿着单子一筹莫展，“上个月大牛给的生活费我还没用呢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婶，我回去跟我大姑借。”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大姑，她家离镇上近，而且从小对我非常好，过年时总要带我去她家住上几天，姑父在村里养鱼，他总要抓几条大的回来烧给我吃，害得表姐老说姑父偏心……

“那也行，你奶奶生病时，都是你娘掏的钱，这回也让她拆费拆费（破费的意思）。”

“婶，那你就替我看着娘，我现在就走，去晚了赶不回来。”此时，太阳已斜照进走廊里了。

“那好，你去吧。”大牛娘把我送出卫生院，并关照我不管借不借得着都要回来给她说一声，实在不行让她回去拿，要再不行就打电话给大牛，叫大牛寄点钱回来。

出了镇，我直接上了龙河堤岸，龙河既是我们龙庭镇的母亲河，也是一条水上运输要道，从上游的七夕潭下来，一直奔向三介，全长五十多公里……我二舅常年跑水上运输，有一年暑假我随他去七夕运木材，吃住在船上，也是第一次去了县城，大开眼界，尤其看到架在玉江上的大桥，雄伟壮观，简直不可想象……

大姑家在梧桐村，离镇上有五里多地，沿着龙河堤岸一直走就到了……运输船、稻谷船忙忙碌碌穿梭……田野里妇女们正在



割稻子，男人们正在挖沟，准备播种小麦……一路上，我又是跨沟又是爬坡，几乎抄着小路往前赶，可心里充满忐忑，想起大姑说我娘不给奶奶治病，巴不得我娘早点死，如今我娘生病了，她会借钱给我吗？

来到大姑家，铁将军把门，向邻居打听，大姑和姑父去城里打工还没回来呢……

我辗转在村口，不知该去哪里。太阳渐渐往下掉，想起奶奶生病，娘为了给奶奶付医药费，没有办法只好去城里卖血，回到家，脸色煞白，坐在门槛上像一团棉花往下塌……

三

回到家已是傍晚时分。走进院门，三叔一个人坐在屋檐下，眯着眼睛，一副傻笑。花狗躺在他身边，看到我回来又是跳又是蹦。家里一片凌乱，没有娘的家像个狗窝，我忙着生火下面，家里只剩两斤卷子面了……吃完面条我准备去问春爷借钱。春爷在村子里辈分高，非常受人尊敬，村里不管办什么婚丧喜事，都要请他主持仪式，他是龙河一带出名的屠夫，也只有他有活钱。

入夜的村子，很静，也许秋收时节，大家都忙累了。我轻轻推开春爷家的院门，春奶在清扫院子。

“春奶，春爷在家吗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宝儿，你春爷在里屋呢。”春奶边扫边说，“你娘身体咋样了？”

“不太好，今天我来找春爷就为这事。”说完我走进里屋，屋里灯光昏暗，春爷一个人正在喝酒，“春爷。”

“哎，是宝儿。”春爷脸色绛红，一边嚼菜一边说，“宝儿，你娘咋样了？”

“我娘情况不太好。”我低着头说，“今天我来就是想……”

“你先坐，想让春爷做什么，尽管说。”说着春爷喝了一口酒，桌子上只有两个菜，一个青菜和一个豆腐干。我站在那里没坐，心跳得“突突”的。

“宝儿，别站着，坐呀。”春奶盛了一碗饭进来。

“没事，春奶你坐。”我顺手把椅子推给春奶，春爷放下了筷子，说：“宝儿，有啥事你就直说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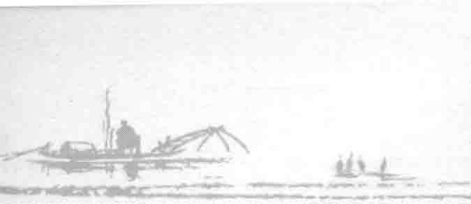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，我……”此时，我心里有些发酸，想哭。

“是不是想要块肉给你娘吃？”春爷点了一支烟。

“春爷，我不是来问你要肉的，我想问你借点钱，今天医生又来催医药费了，说如果不交就要给娘停药。”说完我低下了头，屋里一片沉寂，只有春爷吐出来的烟雾在房间里飘动……过了好久，春爷说：“宝儿，不是春爷不借给你，而是春爷手上确实没钱，上个月你春奶左手扭折了，现在还在吃药，还有小英的学费，最关键的是这段日子生意不好，饲料太贵了。”春爷说着，从我身边的皮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，“这些都是乡亲们买肉赊的账。”

“春爷，没关系，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。”说完我转身想走。

“宝儿，要不这样，门后面有两袋猪毛，你拿去卖了，说不



定还能帮你救急。”春爷说。

“这……”我的眼泪在眼窝中打转。

“没事，我来帮你扎一下。”说完，春爷站起身从门后面提出两袋猪毛，拴上绳子，拿出扁担要帮我挑回去。我连连推辞，说让我自己来。但春爷还是帮我把猪毛挑到院门外。

我挑着猪毛，踩着月色，希望明天这些猪毛能卖个好价钱……

四

翌日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挑着猪毛上街去……没走多远，猪毛越挑越重，我来回转肩，疼痛愈加激烈，只感到步履艰难，肩上的痛生辣生辣，恨不得把猪毛扔掉……可一想到娘还躺在医院里，再重的担子我也要挑起来……

我突然感到路很长很长，好像没有尽头，要是有爹在，要是三叔脑子正常，我和娘的生活就不会这样苦，想到这里，泪水和汗水一起流淌……赶到镇上快吃午饭了。猪作坊和卫生院相差不远，卖了猪毛就可以给娘交医药费了，虽然不够，但至少可以救急……

收猪毛的是个老汉，叼着香烟蹲在门口抽烟，见我挑着猪毛进来，跟上来帮我提上磅秤。我急着问他：“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一块五。”他说得很爽气，我却差一点噎气。

“一块五？”

“咋，不想卖？”

“不是，大爷，价钱能不能抬上一点？”我央求道。

“猪都不值钱，你还望猪毛好价钱？不卖挑回去。”老汉铁板着脸，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，他理都不理我，好像我说的全是瞎话专门来骗他的。

“要卖就卖，不卖拉倒，明天可就没这个好价了。”说完他只管自己抽烟。我原以为这些猪毛可以卖个三百块钱，至少这两天的医药费可以对付过来，可现在……我还能有啥办法？只能把这些猪毛给“贱”卖了。怀揣着一百二十多块钱，我走出作坊，脚步比来时更沉重了……

我徘徊在龙河边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，看着急急流淌的河水，欲哭无泪，觉得自己连这些猪毛都不如……最后思来想去，还是回医院把这些钱交上吧。于是扛着扁担往回走，路上遇到了鸟脚和大胖几个人，鸟脚高我一届，在学校是捣蛋王，成天与校外小流氓打架，小学没毕业就“闯荡江湖”了。

“陈宝儿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鸟脚横着眼睛看着我，并一步一步向我走近。

“我，我出来卖猪毛。”我说。

“你哪来的猪毛？”鸟脚问。

“好呀，这几天你没来上课，原来你到这里来捡垃圾？”没等我回答，大胖指着我说。大胖是我同学，他经常逃学。

“我没有。”说时我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捂了捂裤袋，我知道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


“没有?! 那你手上的扁担和袋子派什么用? 你也不打听打听, 这里是谁的地盘?” 鸟脚一挥, 说: “给我搜。”

四五个男生一齐向我扑过来, 我急了, 挥动手中的扁担, “你们再敢过来, 我就跟你们拼了。”

鸟脚见状, 迟疑了一下, 我的心“怦怦”乱跳, 他们真的冲上来, 我咋对付得了。鸟脚显得很镇定, 不时给旁边的一个男生使眼色, 就在我往那个男生看一眼时, 鸟脚抓住了我的扁担, 我便和他较上了劲, 可他毕竟大我两岁, 我节节后退, 后面几个男生趁机涌了上来, 欲抓住我, 我没注意, 后脚一个踩空, 整个人掉进了龙河, 冰凉的河水很快把我围拢, 而岸上的鸟脚他们, 见状撒腿跑了, 任凭我一个人在河里挣扎, 叫喊, 呛水, 人也开始慢慢往下沉……

五

一觉醒来, 天已黑了, 我睁开眼睛看了看, 觉得这地方好眼熟, 好像来过, 尤其墙上那一张沾满灰尘的八骏图年画, 这是在哪里呀? 正当我纳闷时,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, 仔细一看, 是我二舅。“二舅, 我咋会在你家?” 我从床上爬起来, 感到自己像是在做梦。

“宝儿, 你醒了。”二舅端起桌子上的水给我喝。因为家穷, 二舅做了倒插门女婿, “嫁”到了三介镇, 离龙庭将近十里地呢。

“二舅, 我咋会在这里?” 我已有三年没见到二舅了, 二舅明

显老了，额上全是皱纹。他告诉我今天上午船过龙庭时，在屠宰场码头听到有人大喊一个孩子掉河里了，于是减慢速度，放下绳子，没想到救上来的是我。二舅开运输船近十五年了，有一套急救的本领，对我实施了抢救，因为落水时间短，我很快被救了过来，只因受冻，一直昏昏欲睡，二舅就把我带到自己家里。

“宝儿，你咋会掉河里呢？”二舅不问还好，一问泪水就下来了，我告诉他娘正躺在医院里呢，已欠下 1000 多块钱，如果不交钱医院就要给娘停药，今天早上卖猪毛遇到了几个小流氓……二舅听完我的话，蹲下来，点了一支烟，低着头抽了起来……

自从我娘生病，大舅和二舅都没来看过，我娘不让我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条件也不好，二舅因为做了倒插门女婿，在家毫无地位，况且又离得那么远，俗话说：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我急着想回去，二舅要我吃了饭再走。想起五年前的那个夜晚，我就想走。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我第一次来二舅家，晚上睡觉时，二舅妈只管护着自己的孩子，让我睡在他们的脚跟头，给我盖一件二舅的大衣，整个夜晚我冻得全身发抖，无法入眠，在他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中等待天亮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墙上的那幅八骏图，心想我现在要是有一匹马就好了，可以马上飞回家……今天我吃着他们家的饭，咽下的全是苦涩的记忆……

“宝儿，趁天还没黑，早点回去吧。”刚吃完晚饭，二舅妈就催我起身了。

“待一会儿我来送他。”二舅说。

“二舅，不用了，我一个人走没事的。”我也想早点走，我现

在恨不得马上回到娘身边，于是就跟二舅和二舅妈告辞。

“宝儿，路那么远，二舅送你，你坐一会儿，二舅先去把船上的木头搬上来。”说完二舅就出门去了。我一个人坐在廊檐下，看二舅妈在灶屋间里转圈忙碌；看天黑得把一切都吃进肚里；再看二舅妈在我身边走过；再看表弟喘着粗气跑进房间……我有点坐不住了，身上也觉得很凉，这时二舅匆匆回来了。

“宝儿，二舅现在就送你回去。”二舅拉起我的手，把话说得特别响。

我跟着二舅走出院子，二舅用力“哐当”关上院门，然后大踏步往前走，“二舅，你不要送……”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二舅用手捂住了我的嘴，让我不要出声。接着，二舅折了回来，慢慢推开院门，蹑手蹑脚拉着我迈进院子，而后弯下腰，朝西边的一间小屋走去……我不知道二舅要做什么，样子倒像做贼。但见二舅轻轻地开门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我跟在后面真有点害怕……进去后，二舅又打开里面一扇门，这时才拉亮灯，这是一个米库间，四边整齐地码着各种各样的桶，靠近最里面的是一个米屯，米屯空空，我心生疑虑，二舅带我到这里来干啥？二舅松开我的手走到米屯旁边，搬下一个木桶，显出斑驳的墙体，随后从墙上扳下一块砖头，露出一个黑黑的窟窿，而后将手伸进去，从里面摸出了一个手电筒。原来二舅担心我一个人走夜路害怕，给我找一个手电筒，二舅想得真周到，但也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。二舅拿出手电筒后拧开后盖，大概还没装电池，接着二舅从里面掏出一个布袋子，将手电筒放到木桶上，走到我跟前，解开袋子对着我

说：“宝儿，二舅只有这些钱，大概八百多块，你拿去给你娘看病。”说时我看到二舅的眼窝里闪着泪光，随后把钱塞进我的口袋里，“宝儿，等过了农忙二舅再去看你娘，顺便把衣服给你带去，你回去吧，二舅就不送你了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。”

我捂着口袋里的钱，一时无言以对，轻手轻脚出了门……

路虽然很黑，但老天还不让我和我娘走上绝路……

六

曙色中我隐隐看到乡交管所大楼顶上的电信铁塔，心中升起阵阵兴奋……我一路小跑进卫生院，不知娘现在咋样了。照刘医生说，娘今天就可以确诊了，如果用药准，娘不出几日就可以出院了……清晨的卫生院寂静肃穆，阳光照在病房的走廊里，清新而又明亮，两边的菊花争艳吐芳，在秋霜中愈显鲜活……我一点也不感到一夜奔波的劳累。

“宝儿，你去哪儿了？”不知大牛娘从哪里冲出来叫住我，“你咋成这副模样？”

“我去二舅家借钱了。”我只能这么说。

“哎呀，你把你娘给急死了。”大牛娘表情严肃。

“我娘没事吧？”我看着大牛娘说。

“没事，没事，检查报告出来了，一切都正常，是累的。”大牛娘说。

“真的?!”我欣喜万分。



“你爹也回来啦，你们一家终于可以团圆了。”大牛娘给我整了整衣服。

“我爹回来啦!?”

“是的，快去看看。”

“哦。”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大牛娘拉着我往里走……

催 生

一

一连几场暴雨，年久失修的村小学倒塌了。好在是半夜里塌的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，学校只得停课……当校长的父亲又跑村里又跑乡里，孩子没书读了，这可咋办！可得到的回应却是两个字——等待，因为受灾的不只是咱们村。这下把父亲给愁得，站在屋檐下，眉毛都快拧成麻花了……

母亲见状，说正好，反正上不了课，要父亲一起下田收麦子，让她省点力。的确，自从父亲当了校长，家里的农活全落到母亲身上，一般女子都难以承受，况且母亲生小妹时还落下腰疼的病根——下雨天腰就疼得直不起身。可父亲哪有这个心思？对母亲说，耽误了孩子上学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

这回母亲也不甘示弱，冲着父亲说，耽误了收麦子，下半年就要饿肚子。

父亲转过身，瞪着眼睛对母亲说，耽误了孩子读书那是一辈子的事，耽误收麦子只是一茬，难道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